

左宗棠



通俗军事文库
中华名将系列

皮明勇 著



军事科学出版社

通俗军事文库/中华名将系列

左宗棠

皮明勇 著

军事科学出版社
北 京

目 录

一、早年矢志学诸葛·····	(1)
二、初露锋芒“左师爷”·····	(9)
三、自建楚军握祁门·····	(22)
四、独当一面战浙陶·····	(28)
五、师夷长技维海防·····	(41)
六、无奈捻军运动战·····	(48)
七、各个击破回民军·····	(60)
八、高瞻远瞩筹塞防·····	(77)
九、收复新疆失地建奇功·····	(88)
十、回天无力遗憾死·····	(102)
★附录	
左宗棠生平大事年表·····	(110)

19 世纪的中国，空前剧烈地动荡着。内忧外患，战争频繁，铁与血的悲壮场面，一幕接连一幕。

乱世出豪杰。

左宗棠的名字，在当时和后世都被叫得挺响。他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起家，又通过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再显其狡智多谋。他从侵略者手中收复新疆大片领土，并对列强环伺之下的中国国防高瞻远瞩，提出卓越见解……

1812 年 11 月 10 日晚，在湖南湘阴东乡左家墩，左家第三个儿子左宗棠出世了。当他来到人世之时，他的父亲左观澜已经 35 岁，母亲余氏更已 37 岁。

左家生活清苦，但属书香门第。据传从清初起已经出了秀才十多人。左观澜也是位秀才，一面读书，一面教书。左宗棠生活在这样一个耕读之家，自然可以受到严格的儒学训练。他 3 岁学识字，4 岁读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，9 岁开始学做八股文章，全家人都希望他成年之后能在科举考场上获取功名。

1826 年（清道光六年），左宗棠第一次参加湖南湘阴县令主持的童子试。次年又顺利通过了长沙知府主持的府试。可是，等到由湖南省学政主持的院试时，他因母亲病重而未能参加，没有取得秀才的资

格。出师不利，打击不小。此后，虽然父兄督教益严，左宗棠却逐渐对八股文章失去了兴趣。

他的兴趣开始转移到“经世致用”之学方面。所谓经世致用之学，就是反对读书人和做学术的脱离现实的烦琐考证，倡导学术研究更好地为社会现实服务。湖南在当时是个经世之学比较发达的地方。左宗棠大约是在他 17 岁那年，从书铺里买到了一部顾祖禹的《读史方輿纪要》。他如获至宝，发现了一个与八股文章截然不同的知识世界，对书中所载山川险要、战守机宜反复索读，直到了如指掌。不久，他又读到了顾炎武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和齐召南的《水道提纲》，更加开阔了眼界，掌握了一些有用的知识。

左宗棠如此读书，对于当时正统的知识分子来说，已经意味着有些“离经叛道”，起码是不务正业。和他一块儿读书的士子们明讽暗讥，大不以为然。可是，左宗棠并不为其所动。他从小就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，性情刚烈而自信。他崇拜诸葛亮，敬仰他横溢的才华。但他并不迷信，他更相信自己。当他给朋友写信时，经常会毫不犹豫地署名“亮白”。他对学术的认识已经超越于一般八股士子之上，对别人的讥讽当然也就满不在乎。

不过，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，左宗棠还是为他的这种我行我素付出了相当的代价。他没考上秀才，又别无进身之路，只好于 20 岁时捐了个监生，取得了继续参加举人考试的资格。一时间，他的运气好像又

有所转机。在 1832 年的乡试中,他的考卷本来已遭初次否决,却又侥幸被主考官“搜遗”而出,被录取为湖南第 18 名举人。但他毕竟对八股文章用心不足,此后便再也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了。1833 年、1835 年、1838 年,他连续三次晋京参加会试,每次都名落孙山。考官们不是嫌他的八股文章差,就是认定他的小楷字写得不像样子。

科场上屡遭失意,一度使他在家人和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。尽管他讨厌八股文章,但也并非没有功名心。考秀才不中,造成了他内心的痛苦。加上他的家境清贫,20 岁与湘潭大家女周诒端结婚时,竟无钱举办婚事,只得入赘周家,寄人篱下。岳父岳母对他这个不争气的举人待之以白眼。气高骨傲的左宗棠,日子真是难过。好在周诒端人很贤惠,对丈夫的失意还能时时安慰。

祸兮福所生。科场失意在给左宗棠造成暂时困境的同时,却为他日后成就大的事业准备了不少有利的条件。因此,当他后来回忆起这段艰难的经历时,常常产生一种塞翁失马的感慨。

他既然不能得志于科场,便越发关注于经世致用之学。他用功研读刚刚出版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,对清朝中叶以后官绅们有关吏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刑名等方面的重要议论既加圈点,更注心得。后来,他有机会见到了该书的编者贺长龄,在谈了一番自己的读书感想之后,便提出要借阅他的藏书。这位名臣名学

者觉得左宗棠是个人才，非常高兴，决心用力栽培，不仅慷慨应允借书，而且还经常与他共同探讨学术问题。1831年，左宗棠受贺长龄之荐，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，除了研究程朱理学外，继续丰富他的经世致用知识。书院山长贺熙龄是贺长龄的弟弟，对左宗棠这个弟子似乎也很赏识，曾经做诗夸奖他“开口能谈天下事，读书先得古人心”。在城南书院，左宗棠还结识了一些有志于经世之学的同学，如罗泽南、丁秩臣等，这些人后来成为湘军的重要创始人。

1835年，他在第二次进京参加会试的途中，仍念念不忘他的经世之学。一路上，他望着千里平原，万里长江和黄河，心中无比激动。他想：“大丈夫应该建功立业，真不能老死科场。”他又想，何不利用自己已有的地学知识，绘制正确可用的全国地图、省府地图和历史地图呢？后来他考试失败归来，果然将八股文搁置一旁，专心查阅方輿图志，在他的夫人的协助下画起地图来。这项工作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完工，只可惜未能及时印刷而原稿辗转散失。不然的话，我国的第一部历史地图全集就将归功于左宗棠，而不是清末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的《历代舆地全图》了。

此后，左宗棠又对农学等发生过兴趣，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。1838年，他钞录《畿辅通志》、《西域图志》以及各省图志，于山川关隘、驿道远近，分门别类地进行记录，积累了五六十大册资料。1840年

至1847年,他在湖南安化两江总督陶澍家任家庭教师。在将近8年的时间里,他得以有机会饱览中国历代典籍。他利用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中所载的清朝康熙时的全国地图、乾隆时的全国地图与他自己所绘的地图相互校正,使他的地学知识更具权威性。当时已经有人推崇他能“括地九州归指掌”。在这一时期,左宗棠结识了胡林翼,这件事对他未来的仕途发生过不小的影响。

左宗棠对地学的潜心研究,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。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历来被视为兵家争胜的三大法宝。作为一个统帅,要想取得地利,首先就得掌握天下山川形势,只有这样,临战才能因势利导。假若当初诸葛亮不对地学狠下一番功夫,他是难以写出《隆中对》这样具有重大价值的战略咨询报告的。其实,左宗棠热衷于对山川地理的研究,也主要偏重于兵事方面。他曾综合自己历年研究地学的心得著成《舆地图说》一书,书中对历代兵事如何利用地形有比较详细的叙述,成为该书的重要部分。

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,给当时所有经世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严肃的课题,这就是如何抵御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。左宗棠对这件事也非常敏感。虽然他身居安化,但心系东南沿海抗敌前线。为了做到知己知彼,他勤奋地阅读所能找到的各种记载外国情况的史志、别录,还多次写信给他的老师贺熙龄,要

他多多提供有关东南战事情况。当他得知朝廷战和不定，林则徐被罢斥，琦善等人得志时，他非常气愤。他认为，朝廷应一意主战，否则，英军得胜，海外各国必将纷起效尤，中国自此就会国无宁日。他说，林则徐是人望所归，若能继续受到重用，必能“固岭南千里之守”。他痛斥琦善以奸谋误国，贻祸边疆、贻患子孙，应当斩首军前。真可谓爱憎分明。

以诸葛孔明自居的左宗棠，当然也就清军在这场战争中的作战指导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见解。在他看来，由于英军船坚炮利，游弋海上，牵制我沿海七省兵力，造成主客劳逸形势的颠倒。中国只有采用持久战战略，才能最终战胜英军。他反对“急旦夕之功”，主张采取扎实的战备措施，增强沿海各省的防卫能力，使“一省之力足当一省之用”，避免敌攻一处，全局震动，调兵征饷，疲于奔命。他所提出的具体战备措施包括练鱼屯、设碉堡、简水卒、设水寨，讲求火器的应用，实行坚壁清野，断绝敌人的接济等。在战术上，他提出清军专守城根河岸，或于敌军必经之道设险埋伏，当敌军逼近之时先以炮火实施杀伤消耗，然后伏兵突起于前，奇兵疾出于后，前后夹击，一举歼灭。

左宗棠的这些主张与林则徐、魏源、林福祥等人在鸦片战争时期所提出的抵御英军的战略战术大体相同。林则徐和魏源主张沿海各省就地招募和训练海岸防御部队，指出“调客兵不如练土兵”。林福祥倡

导持久战,主张诱敌上岸,埋伏设险。毫无疑问,左宗棠与林、魏等人的抗敌主张都属于那个时期的杰出思想。而且,他僻处湖南内地,能发此高论,尤其显得难能可贵。

鸦片战争之后,魏源成为当时中国进步思想界的明星。左宗棠虽仍蜇居湖南,但他非常敬重魏源,尤其重视魏源的著作,认真地从中汲取思想精华。1844年,魏源的《圣武记》一书刊刻问世,左宗棠立刻向他的老师贺熙龄借阅。魏源在书中对清前期武功的颂扬,使得他热血沸腾,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与他素有的自信心相结合,变成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。左宗棠对魏源在书中所表述的建军用兵思想,亦多加赞赏,说他“于地道兵形较若列眉”,确有所心得。不久,左宗棠又读到了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,对魏源开眼看世界的精神,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主张推崇备至。他后来力主学习西方军事科学技术,其思想的产生与这时受《海国图志》的启蒙是有密切关系的。

左宗棠对林则徐的仰慕更甚。他赞成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立场和态度,同情林的遭遇。他称林为“天人”,他的心曾经追随林战斗在粤海,奔波于新疆和西南。1850年元旦刚过,左宗棠于湘江舟中高兴地见到了林则徐,两人促膝而坐,抚谈今昔,直至东方吐白,始各依依别去。他们谈到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,谈到了国内人民的起义,还谈到了清朝政治、经

济和军事。此次见面,更加深了他对林则徐的敬仰。

这年12月,左宗棠得知林则徐在前往广西镇压各族人民起义途中客死广东潮州,一时竟悲痛失声。他悲巨星陨落,更想到了自己的处境。自许为诸葛亮的左宗棠这时已年近40,却仍然功不成而名不就。他的满腔热情,他的满腹经纶,尤其是他的军事才略,何时才能得以发挥?一个教书先生何时才能出人头地!

1851年(清咸丰元年)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,左宗棠终于迎来了机会。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,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着旧的封建官僚机器。万马齐喑的清朝大小官僚对革命洪流束手无策。清政府被迫改变陈规,广开才路。一大批功名不高,甚至没有功名的草野之士乘势脱颖而出。左宗棠则以其特有的条件,成为其中的一个佼佼者。

本来,左宗棠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早有预感。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,他百忧交集,夜不能寐,曾经打算当一个“山隐翁”。但是,以他的个人秉性,以他的阶级立场,左宗棠是不会置四面烽火于不顾,而自甘寂寞的。

果然,当他从他的好友胡林翼处得知太平军已经进占广西永安(今蒙山)时,立刻发表了一通如何对付太平军的议论。他说,自古兵法有言,“谋定而后战”,“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致于人”。由于清军不懂得这个道理,在作战中不是当主人,而是做客人,自然要处处被动,经常挨打。他主张清军在太平军营地附近广筑碉堡,步步为营,渐逼渐进,迫使太平军离开营垒,改守为攻,如此则清军可以反客为主,由被动变为主动。左宗棠的这番话,既表明他对镇压农民起义具有很高的热情,也说明他

有较好的兵法素养，知道两军作战的首要问题是争取主动权的问题。他所提倡的建碉堡以合围的“铁桶战术”，对付初起于广西山区的太平军可能比较有效。

胡林翼看了左宗棠的这番议论，觉得应该设法起用他，让他发挥其军事专长。于是，他多方荐举，希望当道者能引起重视。1851年冬，湖广总督程霭采接到胡林翼的荐书，随即修书送往湘阴，请左宗棠出山。左宗棠在家中读了这封聘函，直摇脑袋。以他的傲气，是不会轻易为人所用的，他要等程霭采诚恳地“三顾茅庐”然后再做决定。可惜这个程霭采远没有当年刘备敦请诸葛亮的诚心，更何况他不久便被革职发配，也就用不着左宗棠给他当军师了。

1852年4月，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，一路攻城斩关，兵锋直指湖南长沙。湘中官绅个个惊恐万状。原来的云南巡抚张亮基被清廷任命为湖南巡抚，奉命收拾危局。胡林翼又向张亮基极力推荐左宗棠，说他“廉介刚方，秉性良实，忠肝义胆”，而且“胸罗古今地图、兵法”，精通时务，绝非一般庸夫俗儒可比。如果蒙恩起用，对湖南军务定有裨益。张亮基专人往请。左宗棠还是一脸傲气，托辞推谢。他对张亮基还不了解，不愿意将自己的命运同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人捆绑在一起。胡林翼见此情景，便反过来做左宗棠的说服工作。胡也把张

亮基吹得天花乱坠，说他是“不世奇人”，这次是虚席以待，真心诚意地要重用你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。与左宗棠同时避乱山中的郭嵩焘等人也大事规劝。左宗棠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个人的功名利禄，终于应聘出山了。

10月2日，左宗棠随张亮基同抵长沙城外。此时，太平军已经在长沙城南与清军战斗了20多天，但是无力包围长沙城，反被清军的援军三面包围，只有西面湘江没有清军围堵，形势十分不利。7日晚，左宗棠和张亮基在枪炮声中缒城进入长沙。在此危难之际，张亮基确实表现出了一点君子的气度，将调兵作战的事委任给左宗棠筹划。左宗棠受到信任，也很感激，办事的积极性颇高，“昼夜调军食，治文书”，毫不怠慢。他多方搜集军情，密谋战守，有时竟一夜三惊。他看到太平军连战不能得手，很有可能西渡湘江，所以急忙向张亮基等建议分兵一支，抢在太平军之前占领湘江西岸，特别是控制龙回潭这个地方，以防太平军西走。无奈幕僚毕竟只是幕僚，左宗棠并不能左右清军的战守大计，即使是巡抚张亮基说话也不管用，因在他之上还有总督和钦差大臣，在他之下又有提督和总兵。就在清军互相扯皮推诿的时候，太平军渡过了湘江，占领了有利地形，改变了不利态势。11月底，太平军下令撤离长沙，经过益阳、岳州（今岳阳）前往湖北。左宗棠虽有天大的遗憾，也只

能是枉费心机。

太平军撤离长沙之后，左宗棠便与张亮基密谋镇压湖南的各路会党势力。他们首先拿“征义堂”开刀。“征义堂”设在浏阳东乡，聚众达4000余人。1853年1月20日，知府江忠源领兵前往进攻，左宗棠要他到浏阳之后，先张贴告示，“不问征义堂与非征义堂，但问为匪与不为匪”，采取分化瓦解的攻心政策。在军事上左宗棠对江忠源强调一个“快”字，要他进兵神速，以快制胜。果然，江忠源只用了12天时间，就血洗了征义堂，“斩首七百”，解散数千人。

左宗棠如此肯为张亮基办事，张亮基当然也得有所回报。他以至左宗棠协助防守湖南有功奏告清廷，得旨“以知县用”。知县官不大，但左宗棠仍然感到皇恩浩荡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。

2月中旬，左宗棠随新升署理湖广总督张亮基离开长沙，前往武昌。10天之后，他们的船行抵武昌城下。走进城门，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片瓦砾和废墟。居民们一个个神色慌张，他们刚刚送走了太平军，这新来的大队清军人马对他们是福还是祸？此情此景，也不免令左宗棠生出几分伤感。进驻湖广总督府后，他一面协助张亮基出示安民，一面清理湖北驻防官兵，修整武昌的城防工事。他这时已经完全得到张亮基的宠信，事无巨细，皆由他一手操办，不但能够决断军务，就是各州县官的

政务报告也由他批答，日夜忙个不停。

7月，太平军在占领江苏南京，并将之改为太平天国首都（称天京）后，派遣西征部队逼攻江西，湖北的形势再度紧张起来。左宗棠与张亮基一道来到黄州，设防田家镇，试图守住湖北的东大门，防止太平军由江西溯长江进入湖北。9月，当太平军占领江西九江，继续西进时，左宗棠敦促张亮基急忙调兵遣将，进一步加强田家镇的防守。清军在田家镇编造巨筏，横列长江江面，筏上安置大炮，分派部队日夜驻守。但这些并不能阻挡太平军的勇猛进攻。10月，田家镇的清军被太平军打得大败。

不过，左宗棠未及亲眼目睹这场战斗便快快离开湖北回湘阴老家了。原来，清廷中央对湖广人事做了新的安排，于9月下旬谕令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，由原闽浙总督吴文镕接任湖广总督。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，这久已是中国封建官场的习惯。张亮基走了，左宗棠也得走，不是跟张亮基去山东，就是回家再过田园生活。左宗棠出于种种考虑，毅然选择了后者。

左宗棠回到湘阴，在这个世外桃源呆了不足半年，便再次被湘中大员请了出来。先是在籍侍郎曾国藩写信邀他出山帮助统率湘军，他不为所动。接着便有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派人三顾茅庐，又几经周折，他终于1854年4月应邀再出。

来到长沙，他一时与骆秉章配合并不默契，不

免发生小的芥蒂。但他的办事能力越来越令骆秉章佩服，他肯办事的热情也让骆秉章渐渐放心。大约经过一年后，骆秉章便已经对他言听计从了。再往后，骆秉章干脆当上了甩手掌柜，左宗棠则成了不是巡抚的巡抚。他甚至可以不经骆的批准便以湖南巡抚的名义给皇帝上奏。据说有一天，骆秉章听见辕门外有号炮声，便问是怎么回事，有人告诉他是左师爷拜发奏折了。骆秉章并不以为怪，只是让人把奏稿拿来看看。当时湖南有人给左宗棠取了个雅号，很幽默地称他为“左副都御史”。因为骆秉章作为巡抚，其官衔亦不过是个“右副都御史”，按照旧的排名顺序，“左”比“右”也就略低一级。

左宗棠给骆秉章当了6年军师，所做的主要是对抗太平军。湖南地处长江中游，与太平天国的军政中心天京有三省之隔，一般情况下不会成为与太平军作战的主战场。但这时湘军正转战于江西、湖北、安徽，湖南的稳定，对支持湘军、稳定军心十分重要。作为湖南巡抚的军师，左宗棠对湖南的这种战略地位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，并能基于这种认识制定出一套比较正确的对抗太平军的战略方针。这套方针的核心就是以攻为守，积极组织出省作战，拒太平军于湖南省境之外。万一太平军已经进入湖南，也以积极的进攻迫其撤出。左宗棠制定这种方针，首先是替湖南地方利益着想，同时它也有利于清政府对太平军作战的大局。牢牢控制住湖